

完美的假定

决策者参考文丛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学术部 编

特约主编 周其成 周晓波

中国书店出版社

完美的假定



决策者参考文丛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学术部 编
特约主编 周为民 周熙明

中国青年出版社

目 录

[思想库]

- 金钱评价的进步 [美] 查尔斯·霍顿·库利 (1)
- 左派事业的兴衰 [美] 马库斯·拉斯金 (17)
- 资本主义与进步 [英] 伊凡·亚历山大 (33)
- 左翼留下了什么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等 (53)

[沉思录]

- 反对极端的十二个论点
..... [德] 玛利昂·格莱芬·登霍夫 (80)
- 市民社会与中国法治之路 刘武俊 (86)
- 完美的假定 韩少功 (96)
- 沉默的自由 易延友 (112)
- 刘姥姥、俳优与知识分子 刘宗迪 (133)

[现实聚焦]

- 腐败升级 刘斌 (141)
- 谁在生两个 王晖等 (154)
- 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 秦晖 (165)

[文明循踪]

- 迈向工业世界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179)
- 美国西部大开发 (198)

[经济学家]

- 信息技术与网络革命 纪玉山 (213)

完美的假定

- 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 [美] 彼得·德鲁克 (229)
产权与政权 丁栋虹 (258)
豁出“生存”搞“发展” 吴国盛 (271)

[以史为鉴]

- 致兵部尚书史可法 张为 (280)
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 [美] 黄仁宇 (296)

[旧事重提]

- “娘希匹”和“省军级” 朱学勤 (316)
八十年代这样走过 龙应台 (331)
贺自珍负气出走 王行娟 (346)
粟裕 1958 年蒙冤 朱樨 (355)

[商海潮]

- 比尔·盖茨赌定中国 熊熊 (373)

金钱评价的进步

〔美〕查尔斯·霍顿·库利

价值表达组织；各种价值，怎样相关；所有价值在心理上都是可用同一标准衡量的；金钱价值显然将会表达所有的价值，但是做起来并不会尽善尽美；它们由特殊的制度过程所塑造；阶级；组织认知和竞争；在市场价值里的进步条件；进步价值；非进步价值范例；社会群体和社会原则的需要；进步的例子；人类金钱评价中的进步

为了进一步使我关于金钱评价方面的表达更清楚，我来回顾一下一般意义上价值的性质，以及各种价值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

价值是对组织的一种表达。一种目的物对一个人，或其他任何一种生命形式施加影响的力量，依赖于那种生命形式的既成趋势，因此，无论我们哪个价值系统，总存在某种与此相对应的一个精神或社会组织。由此，在大脑的简单的区隔里，都存在着与我们的心理组织相应的味觉价值（taste-values）、触觉价值（touch-values）和嗅觉价值（smell-values）。在更高级区隔，我们拥有许多种的认知和感觉价值，通过诸如人、书籍、图画、理论、或者其他影物等将我们的行为表现出来，并且，

显示了思想和情感的组织化习惯。因此，在更大型的、或群体社会，我们看到，每种组织化趋势——盛行的时尚、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或政府、文学或美术流派、时代的普遍精神——都包括一个相应的价值系统。与大卫（David）相比你更喜欢莫奈（Monet）；更喜欢德国人的战争观而不喜欢英国人的观点；或者喜欢现在的服装款式，而不喜欢紧身裙，这都是因为你身处这样或那样的趋向中。

价值分类有许多方式。一般而言，种类无以数计，而且其间关系错综复杂：作为一个整体，它们表达了生活本身多种多样的纵横交错的互相依赖关系。

一般而言，至于诸种价值——如道德的、审美的、法律的、宗教的、或经济的——之间的差异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回答说，它们表达了社会系统不同部分。如果这些部分被明确地组织起来，我们通常能够相应明确地探知和区辨这里提及的价值种类；如果不，诸价值仍然很难确定，尽管并非绝然是因为缺乏权力。由此，法律的价值是一种相当明确的东西，因为存在着一种与之相应的确定制度，通过法院、立法者、教科书作者及类似者，不时地对之作一番宣示，你怎样使你的意愿在法律上有效，律师可以准确地告知你。经济价值——如果我们把经济理解成邪恶的金钱——是在活跃的市场范围内得以确定的。如果宗教的价值意味着牧师的价值，那么，它们是很容易区辨的；但如果它们意指人类信仰的一面，则就不易确断，因为没有任何与之相应的确定的组织——或者，如果有，就人类的智力而言，我们对之的了解可谓寥寥无几。对行为最有效的价值（其中宗教价值即为公认的）常常是最不确定的。可是，心理学家（像后来的威廉·詹姆士 [Williams James]，他写了一本关于宗教的人性方面的书）就更贴近地成功地对价值作出了

界定。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大致无二。在人性意义上的，除了特定的伦理习俗或艺术流派，它们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但并没有使其自身获致精确的表达。

而且，无论明确与否，诸种价值的所有这些区别都以这样的事实为条件：各种价值都分布于普通生活的不同部分。自然地，它们有所重叠，更大程度上它们是生活密不可分的构成（aspects）而非割离的部分（separate）。价值是动机；而且，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动机被分类成经济、伦理或审美的，这或许有点官方意味和武断。对我而言，我刚刚买来的版画的值可能只是审美的，或者经济的，或者也许是炫耀卖弄的，或者是伦理上的。（我们在鲁斯金的作品中，会看到审美价值很轻易就变成了伦理价值，只要我们认真对待。）所有这些很可能是：我之所以对其倍加珍惜，乃是因为它们是一个包含了诸多组成部分的统一整体。

一般地我对之珍视的推动力乃是一个包含各个部分的整体。通过大致无二的方式，社会具有它的各种制度和发展趋势，用价值来表达自己的，这些价值或多或少是迥然有别的，但是，在设定情况下，你不能完全割裂了其运作状态。它们的差异是一个整体内的有机差别。

进而，我们看到，整个价值世界尽管五花八门，但是存在着一种统一的衡量标准。我的意思是，通过一种含糊但真实的方式，我们习惯于以一种价值与另一种相比较以掂量其分量，并按照这种决定结果来指导我们的行动。除了任何明确的交换媒介之外，在普遍运作中，存在一种心智系统的转化——你可以这样称谓，经此，价值得以明确地比较，以便作出恰当的选择。你可能说，吸引我们的东西，常常种类繁多，以至于说对它们加以比较简直是荒谬绝伦；但是事实上，我们仍然如是而

为。是到车站接一个朋友，还是准时去参加宴会会更令人满意；是到“大都市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去花费一小时提高一下审美水平，还是花费一小时到“大学团社”（University Settlement）尽一些人道主义的职责；是归还多找的零钱激起一种快乐的荣誉感，还是贪婪地攥起来；是衣帽整齐地赢得社会认可，还是随便装扮以求自身舒适——我们常常在这两种选择之间犹豫不决。实际上，几乎所有价值，总是在与其他价值的比较中才能鉴定出其分量的轻重。

真正地，正如价值概念里那样暗示的，价值只有在规导行为时才有其分量和价值。我们的行为是一种观念或价值的合成品——在某种既定的情势下，对我们不断产生效用，而且，这些可能乃是那种生活提供的任何一种混合体。结果，几乎任何一种价值都发现自身与任何它种的价值搅混起来，合成一体了。

但是，人类大脑一直在发展它的辅助器官，通过更精确的、可沟通的、格式化的东西来补充价值的这种心理交换，我们因此就接近了金钱评价。在有些方面，这和语言很相似——通过更准确的交流实现组织化和增长；因此，就像语言发展一种由词汇、记录方式（写作、印刷及其类似物）、还有学校，以及一个专门掌管这种制度的有文学修养的知识渊博的阶级所构成的系统，因此，金钱评价也拥有其自身的金钱、银行、市场以及从业阶层。

在这里，我们为了讨论金钱价值与其他种价值（如审美的、伦理的）的一般关系，我将说，细致地调查后者的各种类别或者它们彼此之间的精确关系，并不很重要。在这里，应该想到的重大事实是，一方面，我们拥有一个心理价值（psychical values）世界，它们强有力地影响着具体行为，另一方面，

我们有一个价格世界（world of prices）——它的存在显然赋予了各种心理价值以普遍的有效性和精确表达，尽管以一种片面的不充分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实际上，这可称之为整个问题的基本点：事实是，金钱价值的扩大功能、精确功能、动机功能、组织功能是相当根本的，而且也是如此地有效，以至于忽略或者贬抑许多种价值（这些常常是用以抑制金钱认知的高级价值）；另一方面，金钱评价创造或夸大那些好像很少有、或者就沒有任何人性价值的东西，并且视之为正当。那么，让我们调查一下，何以它对生活的解释竟如是地扭曲吧！

针对这一问题，一般而言，我的答案是，金钱评价的获得是通过制度过程，而且，像所有事物一样，带有其起源的痕迹。存在着介于精神价值与其金钱表达之间的制度条件，大致而言，是这样两种条件：在交换过程中，金钱需求形成之后运作的条件；和在更大的社会过程中，这种实际需求之前运作的条件。前者是经济组织内技术条件，由政治经济学家去研究；后者源自整体的社会组织，通常被认为外在于经济领域。

我可以通过考虑一幅艺术作品的金钱价值来显示这两种条件。在这里，如果一个雕刻家不能够以相当的价格卖出他的作品，这可能是因为由于缺乏信息，他没能联系到市场，尽管市场可能相当不错。他没有发现买主愿意付给与其工作相当的报酬资金。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整个社会的鉴赏水平还相当低，尚不“存在”任何那样的品赏群体。

事件的前一阶段，因为存在于众所周知的经济范域内，我不必多说。我们都知道，竞争和交换过程并不对应于经济理想；因为不流动性、无知、垄断、智识组织匮乏，以及其他人所共知的缺陷，市场受到了损害。这些情况整体上有多么严

重，现在我不必深究，但我想进而对那些金钱需求背后的东西作一番深思熟虑，以表明为何在某些特定时间，这种境况本身对人类意识中的人文价值没有任何值得可信的表达。

其中最为特出的也许是阶级因素。作为整体的金钱市场有一套精致的金钱、信用、契约协议、货币计算、需求预测、商务管理等体系，包括数不尽的鲜为人知的功能，它需要一个技术阶级的存在，这一阶级具有像圣职人员、政治家、律师、医生对其他制度那样一样的关系；即，他们相当了解并控制着这个系统，这使他们能够在与社会其他部分独立的情况下指导这个系统的动作。他们这样做的目的部分上是为了大众服务，部分上是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所有技术阶级，通过这种那种方式，利用制度，以控制他们的财富增长。要是圣职人员能做到的话，我们会认为其他阶级也会效仿：真正地，这大多是无意识的，不包括任何特别的道德谴责。他们大多的所作所为也不能被称之为剥削（可能极大地影响了价值）。商业上占据优势的阶级不仅大多握有真正的权力，而且可能持有（更好或者更坏地）更具影响力的声望和创制权。它确立了也许美好的理想或者粗俗的消费时尚，使其传布到社会上又控制着市场。

对此，我们当然必须进一步关注富有阶级——很大程度上和商业阶级惊人相似——的实际购买力。普遍的结果是，在获致金钱表达的过程中，心理价值（psychical values）实际上是由富有阶级或商业阶级的观念所体验和塑造的。

与这里的阶级因素紧密相关的，我们有一定的法律制度，其中的遗留权和继承权最为特出，它极大地有助于金钱实力的敛聚，因此也有助于在一个相对小的群体中对金钱价值的控制。无论这些权利具有怎样的可保卫性，必须做全面的考虑，简单的事实是，它们好像对集中、再集中包含着严重的不信

任，实际上是对所有的经济自由理论产生了怀疑。而且，很有必要寻求对握有最大金钱势力的阶级的善心做价值上的钱金认知。在这些条件，价值系统的管理是相当民主的，这种观点必须凭依如是信念：民主理想将弥布到这里所谈论的阶级，不管这一阶级所处的寡头政治地位。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某类或一定程度的阶级控制依赖于组织的性质，因此，毫不奇怪，在金钱制度中也存在着阶级控制，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呼吁改革都是一种罪恶，我现在还不打算对之加以考虑。

与阶级影响交织在一起的是制度过程的影响，金钱评价通过一个既有机制进行动作，而且把适应特定环境的价值评价转换为金钱形式。一般而言，只有当它们以一种可交换的形式成为多样认知的目的物，而且成为有规律的金钱竞争的目的物的时候，价值才可以在市场上得以表达，为了达到这一点，必须对之按照某一大型社会群体（竞争者就由此而来）的组织化的观念加以感认，而且，它们还必须以某种度量尺度加以标准化；即，价值的程度和种类必须得确定，以便定期的、精确的交易得以继续。

我们重新考虑一下雕刻家的那个案例，假定他是一个年轻人，已经开始制作一个高品位的、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雕塑。为了使这些作品获得一个与其价值充分相当的金钱价值，这里那里冒出一个孤立的批评家或鉴赏家对其颇有好感，是极其不够的。那样一种情势建构不起一个市场；必须有公开的讨论，持续不断交流的群体（包括受其作品影响的行家和富有的业余爱好者）的崛起。画家及其几件作品的价值必须以某种方式加以标准化，以便有规有序的竞争制度建立起来，确立起价格的连续系统。

为某些目的，更好的例示是在一个包括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社会群体中，后者因群体的重视而调动起积极性，同时由于生产者的卓越领导有助于群体的形成和维持，这样，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既增加了价值的类型又提高了其金钱地位。这可能是画家与他的观众之间的事件，但老练的高尔夫球玩家和高尔夫球俱乐部建立者之间的关系也许是一个更好的案例。我认为，体育运动在其所展示的意义上，是社会性的组织活动，而且，这能够使在功能及其金钱认知上取得不断进步。创建者塑出越链越高级的俱乐部，因此获得优厚的酬报。几乎任何应用科学分支都会提供出恰当的案例，如机械工程，或者电子设备的生产。

所有新价值在寻求金钱表达时，这种情况多少都会发生。但是它们仅被个体（无论有多少）通过一种含糊的分散的方式感认到是不够的：它们必须获取一种系统。

反之，‘市场评价的进步，作为一种制度，是一种朝向价值的金钱形式的转换，在某种量度标准上，这种转换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制度’。一种新型的服装款式，不管多么吸引人，意味着直到它通过一种方式使人们相信将流行起来的时候，才能买得到；但是，一旦这成为一种时尚，在市场上，你几乎买不到任何其他东西；而且这个原理普遍适用。发明和发现，无论多么重要，除非它们对于已经确定的金钱价值具有显著的力量贡献，一般不会占有任何市场地位。如果你作了一篇关于科学分支方面的具有开创性的论著，只要付得起出版的成本你就算幸运了，但如果你准备写作一本教材，以满足同一类科学的制度需求，那么，你就等着发财吧。

或者，要把这个原理应用于所有价值的高级领域，在一定意义上，道德价值愈大，其金钱价值愈低。即，如果异教徒，

正直的革新，也就预示着更美好制度的英雄主义气概，是最最优秀的，那么其优处愈多，其酬报愈微。这并非因为从根本上说道德价值是非金钱的——人们也许像对其他东西一样轻易就会给予正直以报酬，这时候，人们的感受即是如此，而且，以一种可协商的形式出现——但是，由于金钱评价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制度，而且是反制度的（an-ti-institutional）价值，自然外在于制度。

在一个强有力的制度中作为标准的价值，我认为，永远是金钱认知。在某种宗教里，某种类型的圣职人员能获致优厚的薪金：要理解何以如此，你必须仔细研究制度的历史。

你可能说这与到处存在的以高酬重奖诱激发明创造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形成了悖论。但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你就会发现，为了获得优厚的酬报，必定具有一种可确证的力量，以提高已经上市的金钱价值。一个能够创造奇特的有效吸引力的天才广告工作人可能需要很高的薪资，但如果他要以这种天才去进行激进的政治煽动，可能他会被禁止从事任何工作。毋庸置疑，最大化地扩大那些方式——经此，期望获致丰硕的原创性成就，而且准备对之加以金钱认知（pecuniary recognition），譬如像对研究的资助。这里的麻烦在于提供一种创新标准，这种标准永远不会变得过时，因而使一种制度永存不朽。甚至研究——像神学制度里的团会——的捐助在某种程度上就有这样的效果。

现在这种效果我听得太多了，在大学里，学者和教师的价值缺乏金钱评价（appreciation）和担保，受托委员会不理解最好的价值，而且常常利用他们控制的基金雇用商人或具有行政管理才能的人，而不是召唤或吸引著名人士以促进大学的存在和发展；因此，那些人在压力下（间接金钱的）不会教授任何

让占据优势地位的商业主义感到反感的東西。只要这种情况真实存在，补正的措施将似乎是确定和提升这类人，使学术团体和公众舆论明白何谓高级价值，以便每个委员会尽快明确地维护之：换句话说，在最高意义上，培育制度的形式，并且主张完全的功能自由。

因此，根据评价，社会完善（social better）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赋予精神价值的问题，即就像给予它们以金钱地位一样，我们认为这种精神价值代表着社会完善，精确化和社
会认知，进一步诱发市场需求，以催生其他力量有效地推动目标实现。当然，其他的方法可能同样甚或更显有效；但这是一种任何改革都必须使用的方法。由此，使“社会工作”成为一种正式职业的运动，是这一领域里的一件重大事件，这一职业确实需要能力和培训，而这场运动为它确立了方法和理想，通过为称职的人们提供薪水的方式，为这种职业确立了一种市场价格。这不仅意味着对个体的人道主义价值的金钱认知，而且通过对那些价值甚为关注的某一阶级的制度，这一方面的各种观念和量度标准都保证获得组织化的支持。这一新职业在某一领域应该作出自己的贡献，就像那些法律职业（尽管有缺点）为正义所作的，或者医疗职业为健康所作的。毫无疑问，在从英雄式的创新到吃工薪的标准工人的过程中，有些东西丢失了；但由此我们走向进步，而且由此打开了通向更高级创新发明的通道。

要是我们想用一個概括性术语，为金钱价值与那些高级的、精神上的但非金钱的价值作一番比照的话，我称后者叫做进步价值（progress-values），在有点武断的意义上，进步价值是尚未融合进金钱制度的价值，但因为它们对人类生活的本性作用，它们是值得且可能将会融合进去的。只要那种情况一

且发生，它们当然将不再是进步价值，因为金钱制度将会代替之。与既有认识相反，那种价值可能是审美的、科学的、道德的、工业的；事实上可能是有进步性的任何生活领域。节约劳动的发明，还没有任何人向其支付酬报但它具有工业上的进步价值，而且与欣赏群体尚未为之形成一个市场之前的科罗（Corot）的绘画极其相似。

非金钱进步价值的典例，将被期望出现在那些远离甚或反对经济制度的社会过程中，以致金钱认知相应地受到阻碍，这可以理解。在文学、科学和宗教中，它们曾经特别突出，而且在与那些基本的社会改革（金钱系统，作为原有制度的一部分，是改革的天敌）的相关制度中，更是如此。

我几乎不必再说，像道德、审美价值那样，进步价值属于那些对人类精神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价值，但是，正由于它们还非一种明确的制度的表达，因此，还不能精确地探知。

现在，市场评价的比较声名狼藉的缺点部分上可能源于经济系统本身——被视作一种机制——的相当无政府状态，而且很可能是由于高级组织（其中，表达了经济需求）的弱点和混乱。市场很大程度上受到两种价值的控制，而两者可能都被称为反进步的（an-tiprogressive）：制度价值——有点陈旧和阻碍作用，和人性价格——其粗陋程度反映了我们现在还缺乏高级文雅的文化群落和文化律则。就陈旧的制度价值而言，例如，我意指，金钱努力展现的理想，我们得自占统治地位商业主义，但是，它们形式上至少有点夸大其词了；也有一种高雅而浅薄的理想，它表达的是社会优越感而非美，这种优越感乃是从世袭的等级社会那里继承来的。粗陋的人性价值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淫荡，也可以通过我们无限度消受的低级玩乐得以举证。通往高级价值之途（在这两个方面）好像在于如我曾经暗

示过的那种群体律则的增长。

我们在生产领域特别地需要那些律则，因为在这里，生产领域是最具经济性的，完全地受控于金钱制度，主要生产日常普通生活所用的物质性产品。现今的生产者大部分上不受任何群体性的理想所规导，而是为限制其销售品种的商业主义原则所支配。这种态度是反进步的，无论这是多么地理所当然，因为具有某种既定功能的社会群体主要地为群体改良而负责。一个生产鞋的厂家制造了最劣质的鞋去销卖，这决不可像一个艺术家制作出的劣质的画那样可以被视之为正当。只有当我们使我们的行为理想化的时候，进步价值才会出现。而且，消费者（商业主义原则对之十分信赖）也缺乏高标准和强使其拥有的组织化方式。整个情势只要还是这种，就可能趋于不断地制造出劣质的产品。

生产并非总是缺乏理想，现在也并非到处缺乏。当生产群体具备了合作意识，并且感到其行为的社会价值的时候，理想就会到来。中世纪的行会发展出了高级的手工艺制作的传统和标准，而且使其成员都严格遵守之。他们根据服务进行自我评价，不仅仅是作为需求的供应者。在我们的时代，一定程度上，商业和职业的真实境况大致无二，其中手工艺制作依然一直受到传统和训练的培育。医生和律师不愿告诉我们在他们的行业我们需要的东西，但是，教给我们应该需要什么、什么并非我们最需求的，以及告知我们最需求的的东西，这是他们的职责。艺术家、教师、文学家等依如此类。一个优秀的木匠，如果你给他机会，他将建造一所超乎主人品味之上的漂亮房子；他喜欢建造房屋，而且隐隐约约地感到完成一件完美的建筑物是其价值的展现。同一原理适用于整个社会，每一个群体都有其自身的理想，并使其成员严格遵循之。消费和生产群体在这种事件

上应该如是合作，去创制为另外一个所忽视的需要。现在相当普遍地有点混乱的状况，我们希望是暂时的。一般规则是，稳定群体要按照社会上的统治理想自主地塑造自己的理想。

也许我们将成功地获得高级价值，譬如，就像我们借重艺术在一个颇有吸引力的意象系统里具体体现它们一样。我们需要作为一个整体地、在其对我们具有特定意义的层面上“看待”社会，发现它美丽的、令人鼓舞的一面，从而建构起民主的概念，直到它以壮丽的、周密样式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时，我们将拥有一个高级价值的源泉，由此，我们的金钱渠道（像其他一样）才会得以建立起来。

过去的社会以其自己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它们拥有国家和宗教、英雄、权贵、传统和象征，这形成一个可见的整体——吸引人们对之的热爱，而且又是理想价值的源泉。孟德斯鸠（Montesquieu）从法国的角度写道，荣誉是君主政体的基本原则，“它使实体政治的所有部分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荣誉来自国王，而且对荣誉的决断理想上依赖于大众服务，在那时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以我们自己的民主方式对待它；但它必须得做。必须有理想、象征、奉献、以及对生活的每一部分作详细的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很难发现对我们来说很适当的方式，以推动一场进入金钱系统的运动，无论这场运动表达的是何种社会制度。例如，考虑一下职业选择和学校里的专科教育运动。显然我们的民主精神主要在于培养高级生活诸部分卓越的领导和技术的有效性。这些观念一旦组织起来，它就会创造出社会发展对各种教师和专家的需求，对他们的工作的价格也确立起来，而且价格高得足以保证供给。如果社会普遍认为需要森林，那么，训之有素而且报酬丰厚的林务工业人员的供给即刻就会炙手可热。这些